

老屋

◎和風日本台 22:00 魔界探祕跨海篇—葫蘆墩鬼屋特集(首播)

節目於日本首播已經是上一季的事。隔海之遙，島嶼的電視台這一季才購入播放。著眼的關鍵字是「暑假」、「神怪題材」、「青少年收視族群」、「農曆七月」、「低成本高成效」……，節目的內容那麼符合檔期需求，簡直像為這一刻量身打造似，於島嶼上重新開播。

主持人以低沉嗓音為節目預先暖場：「本節目工作人員接到海外人士的求救信，於是商請日本第一神道大師辻上師遠赴重洋，一探魔界入口……」

鏡頭前浮現「葫蘆墩老屋——魔界入口！」的鮮紅字幕，特效化血淋落，背景是一棟三樓高的老舊建築，籐花蔓草覆蓋住半面牆，由其窗稜造型與拔飛的簷角可以看出日洋風格混合，該蓋了也有一段時間，好孤獨讓周旁現代建築包圍著。

(螢幕裡播出一段觀眾給電視台的語音留言，下頭以括號註明其化名「小冰」，聲音以變聲處理：「……在哪裡待著，也沒有太大感覺。但到了晚上，夢裡面，好多人影想要說話，他們努力要開口，不知道是說自己的身世，還是別人的故事……」)

節目主打「兩地靈能者協力，魔界紀行。」除了請出被尊為神道大師的辻上師，也商請了島嶼上的靈能力者姚碧春老師相助。

對於姚老師的印象，本島觀眾會直接聯想到髮廊或是按摩屋裡那種讓人隨手翻閱的小報雜誌上廣告。那上頭總登載姚老師一身銘黃，女身著道濟和尚裝，葵扇揮舞單腳支立而起，眼睛半睜且開，含一口酒水噴吐出萬點光芒的瞬間定格照。也不知是怎麼和節目搭上線的，節目且塑造兩位大師之間始終有種惺惺相惜的氛圍在，縱然較為敏感觀眾可能立刻意識到，怎麼回事？號稱「日本第一」的大師怎麼會和小報上靈能力者平起平坐？但立刻又讓節目詭譎的配樂和驚悚的預告打斷思緒。

節目的流程，乃是分別拍攝兩位老師探訪葫蘆墩老屋的過程，讓兩位老師各自對老屋進行靈能感應。交相剪輯後，竟然像達到某種造句接龍或換句話說的效果，兩人的感應在某一程度竟可相與印證。

辻上師且云：「有靈氣喲！龐大的靈氣聚集在這棟古屋中。靈氣是黑色的，表示他們是心懷怨念枉死的叻。」

姚老師說：「我看到有不少人冤死在這，真是冤孽阿！」

畫面下方另開了一個子螢幕，側拍現場來賓觀看這段 VCR 後的反應，幾個化妝入時的女明星一起發出「欸——」的誇張聲效，為大師所見略同而訝異。

懸宕的氣氛一直持續到節目快結束時，忽然來了那麼一下，讓整個節目一下子跳出靈異範疇，也跳出日本台播映範圍，之後幾天，這一個段落廣為各家電視台轉錄播映。

只見鏡頭前姚老師執一口大葫蘆，仰天牛飲一口後枕額端坐，大喝一聲曰：「我看到了喔！這房子裡啊，有一群日本兵，穿土黃色制服還帶刺刀，正在院子裡踏正步呢！」

另一頭，辻上師輕拈著唇角旁一顆凸起的痞子且說：「院子裡有一些兵士駐紮……」

(外景主持人聲音插入：「請問辻上師，是日本軍人嗎？」)

「日本軍？我來感應看看……」

「有綁腿，藍制服灰制服，喔喔，這不是日本兵啊！這個穿著，還有他們身上的徽章，這是當年日軍撤退後，來到島嶼上負責進行接收的國府軍隊啊！」

「欸？」

◎Taiwan 新聞台 21：00 全民論壇(LIVE)

「小日本推託責任！那明明是日本兵，生時佔領我們的土地，死了還化鬼作亂。現在還想靠節目推託責任，騙別人是看不見喔！」

「我們是真的看不見啊。那可是鬼耶！」

「我當然知道那是鬼！我說的，是二次大戰時的侵略史咩！明眼人一看也知道，日本統治與侵略時的慘狀！他們怎麼登陸怎麼攻城，作鬼了還不承認……」

「徘徊葫蘆墩老屋的鬼魂，是日本兵？還是國府士兵？」鏡頭前字幕打出關鍵爭議點。也不知道是什麼人先起頭，先是網路，然後是新聞大力轉載報導，經過政治人物與政論節目加溫後，具體表現於今天的政論 call in 節目上，便有了如斯議題。現場來賓們且同聲一氣將鬼定位為日本籍，以表現某種民族團結抗外的集體意識。

「古人說得好，『子不語怪力亂神』，但如果說『老屋裡有鬼』是怪力亂神，那『把葫蘆墩老屋裡的鬼說成非日本人，藉此為自己過往侵略行徑除罪』豈不是兩倍的怪力亂神！」一名現任立委剛自議院離開，便直奔錄影現場，心裡且喜幸好剛剛未曾於質詢時消耗腦力，如今才可以於此捍衛國格。

「汪委員說得很好！聽說他們連課本上侵華歷史也改成『進出』，現在不只人，連鬼也只是『進出』，作亂於這塊土地上竟然不敢承認！你看這些小日本多壞啊！連神鬼這種再莊嚴不過的事，都想在其中塗改史實！」一旁政論家敲邊鼓補上。

來賓們彼此分享父執輩或祖輩於日領時期的艱辛，思苦憶甜，汪委員且回憶老父親接收的情景，政論家也描述了自己祖輩於抗日時如何策劃游擊戰於山腰，又是怎樣逃避之後的屠城追殺留下一點骨血。

一時全場瀰漫著同仇敵愾的氣氛。他們後方，大型電視牆上映出葫蘆墩老屋影像，那挑高的屋簷忽然成了凝聚士氣的堡壘，讓來賓以對抗陰鬼的方式表現陽間的自己有多愛這塊土地。

「這個，我們是不是要從葫蘆墩該地的歷史面來看看！先探究它在日治時期是否真有日軍派駐……」學者持保留態度說。

學者話還沒說完，主持人已經插話介入：「我們先來接聽幾個 CALL IN 好了！」

第一通 call in: 「島嶼人加油！」

第二通: 「我們家之前曾經參加過守城一戰……」

連著幾通電話更鼓舞了在場士氣，來賓們彼此凝望著，均是頭一次覺得對方面容如是可愛可親。於是聲音不免高了點，眼眶也濕了多。

「日本人固然是外來的，」忽然一通電話，讓討論轉了向：「但來接收的就不是嗎？」

這一切都是外來政權的陰謀啦！你看，變成鬼貽害人間的，要不就是有侵略前科的『日本仔』，不然就是你們『阿山』啦！」

汪委員一聽猛拍桌，不明白話題怎麼變調了一時難以招架：「你說什麼！別在這邊搞族群分化！這個，這個分明是日本鬼，節目上大師都說了……」

「這樣說也有理喔！」一名本土社團大老終於找到出力點，島嶼腔口混雜著說：「作人無根，作鬼也無根！你們這些外來的喔，只會害咱土生土長番薯仔啦……」

政論家打蛇隨棍上：「對喔！這麼一說，國府士兵也有對民眾做出不好的事情耶！那爲什麼鬼不能是國府兵呢？你看這些『阿山仔』多壞啊！連神鬼這種再莊嚴不過的事，都想在其中塗改史實！」

「所以這個鬼，」主持人一時搞不清楚焦點所在，抬頭望了望大螢幕上兀自聳立的大宅，吞了一口口水問：「究竟是誰？」

◎ 葫蘆墩大宅。弟弟的鬼故事。

我跟你講一個秘密，你不要跟別人說。

那個小冰，可能就是我的哥哥耶。

我在想啊，我們家附近那個破爛房子的事情呀，可能就是小冰傳出去的。

爸爸說那是我們的老家。但在他的爸爸那一代之前就已經搬出去了，算起來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們家現在只會把不要的東西往那裡丟。當倉庫用。你有去過我房間喔，你應該知道，我們的房間對面，就是那棟老房子二樓，而且這頭窗子正對那邊的窗。據說連建築都是對位關係喔……

小時候我哥哥就編過一個爛故事來嚇我，他說如果我們半夜醒來，感覺對面有光，若我們就這樣推開窗子往外看的話，就會看到已經死掉的人在對面跟你揮手。你千萬不能回他，如果你跟著一起揮，越揮，窗子就會越靠近，然後你就會……

我都說是哥哥編出來的故事了咩！不要笑啦！不然我不說了喔。

不蓋你，我媽去天堂以後，我哥又說了一個故事，他說，我媽有回來看我，但是她迷路了，走到格局很像的那棟老房子裡去了，她在那裡頭，一直找不到我們，就沒辦法出來了，被困在那裡，一直繞一直繞，找我們，找出口。

那時我還沒放在心上。以爲又是一個鬼故事而已。結果不久後，可能是那天要睡前西瓜吃太多了，睡到一半，就這樣醒了想起來尿尿。一開始也還沒想太多，走下床才往前走幾步，風一吹臉頰一緊，就這樣清醒了起來。我才再想，怎麼窗子沒關呢？一轉頭，對面窗子就這樣沒有任何阻礙的出現我眼前。

而且，對面窗子裡頭竟然有人。

那可真真嚇死我了！一開始且連氣都不敢喘，好不容易看清楚了，我想，對面那人，不就是我哥嗎？敢情是他跑到對面想嚇我！於是我下意識便對他招了招手，要他別鬧了。

結果他也對我招了招手。

那時我忽然記起，我哥不是說，「會看到死去的人在對面窗子跟你招手」嗎？難不

成，哥哥已經死了？

這一驚不得了，我趕緊往他的床上看去，但這樣一瞧，那個翻了肚半隻腳懸在空中的，不就是我哥嗎？

那對面的是誰？

莫非是我！

可是，我不是正站在房間裡嗎？還是我已經死了，只是我不知道？

我連尖叫都忘記了，回過頭來，對面窗子裡的那人還在，也正陰陰的看著我，這時候，風吹窗簾動，白紗簾向我臉上拍，對外窗子跟著讓風拉著一開一開，好像窗子正向我這頭接來。

那一刻我只想，該怎麼辦！「那個」來接我了！

我有時候真佩服我自己，那個當下，也不知道怎麼的，我便把牆角穿衣鏡往窗子這邊推，讓穿衣鏡正面對著窗子照。

我的想法是這樣。鏡子裡照出對面房子。房子裡鑲著窗子。窗子照在鏡子上。他不過是對面的反射，我想，這樣我就從世界中暫時消失了，就算對面的「那個」要來抓我，他只看鏡子，其實是反射他自己，就抓不到我。

你說我很聰明喔！其實喔，是笨啦！這一刻，我忽然意識到，如果對面擺的，也是鏡子呢？那麼一開始照出來的，當然會是我自己啊。我再擺鏡子去擋，也不過是鏡子裡的鏡子和鏡子的對決……

果然，第二天再往老屋那頭看，才發現，對面房間不知道什麼時候，擺了面鏡子。

說到這裡，好像沒有真的「那個」出現。但為什麼我會懷疑，是我哥哥去傳的呢？

事情是這樣。還是夜裡，還是那扇窗，還是窗前那面穿衣鏡，自從那一次之後，我就習慣在這邊房間擺張鏡子對著窗子了。這回，我只是剛好經過穿衣鏡，一撇眼，怎麼就這麼巧，我發現鏡裡頭倒影，對面那間房間，又出現我的身影。

這會我可學乖了，仔細檢查對面，赫然發現，對面牆頭上，掛著一只咕咕鐘。那是我這邊房間裡沒有的。也就是說，對面房間並沒有安放鏡子囉。

時間是唯一的真實。

但那對面的人會是……？

我原本還憂心，莫非那頭站的，真是我？但隨即注意到，雖然面容如此相似，回頭看看鏡子裡照出來的，不就是我那親愛的哥哥嗎？

哥哥死了嗎？終於。

還是哥哥跑到對面房間去了？心裡正浮現這樣的念頭，鏡子中又多出了一個身影來。黑髮素顏，圓潤的臉曾讓我很想念。那應該是我老爸說「已經到天堂」的媽媽呀！媽媽的手搭在哥哥的肩上。

所以是誰騙我？是爸爸騙了我？媽媽並沒有「已經到天堂」嗎？還是哥哥沒誑我，「媽媽正在一樣的房子裡找我們」，從鏡子裡望去，誰的心裡有鬼？世界原來是巨大的謊言？這個家是不是也是？

我憂傷的凝望著鏡子。也不敢回頭，深怕這一望，那個堅固的一棟房子會讓我望穿弄倒了。怕破壞這一刻。

就讓媽媽陪我一下下也好。

我望著鏡子裡反射出的影像，想像自己就是鏡子裡的那個人，我的臉疊上哥哥的，哥哥才是我的鏡子，他正靠在媽媽肩頭，我便靠在媽媽肩頭。這樣的一家人，在鏡子裡短暫相聚。

我忘記那一晚後來是怎麼樣的了。但那之後，老房子裡有「那個」的消息就傳開了。他成爲葫蘆墩的第一鬼屋。

我當然不希望別人騙我。但我有時候，又希望那是騙人的。不，就是要騙人才好，這樣媽媽才會出現在那裡頭，也許有一天，她會在鏡子裡對我招手也說不定。

◎Taiwan 新聞台 21:30 全民論壇(LIVE)

節目已然進入後半段，節目現場的電視牆上，彷彿日本兵大戰國府軍隊，隨著論調移轉，畫面上輪番閃現兩方身影，但這次，不是要進攻，兩邊都要撤退，深恐自己是那裡頭的鬼。

「我們別忘了之後的肅清大屠殺。我看這隊國府士兵準是這樣變成鬼的。啊，以前你們這樣欺負我們，現在變了鬼，還糾糾纏不肯走。何止是欺負，甚至還上電視欺騙我們咧！」本土社團大老重砲攻擊。

「你，你說我是鬼！」

「就是說你啦！『不速鬼』！」

正當兩方吵得不可開交，學者趕緊跳出來緩頰：「如果按照民俗學推論，在地方上被傳爲冤鬼且不可離去，這通常代表，他們有可能是受冤屈的一方，以被害者之姿被人記憶，所以一直困居於該地，只要冤屈沒有洗清，在該地住民的記憶中持續保存，也便會以『鬼』的型態出現鄉野奇譚中。」

「你是說，」政論家立刻爲這新觀察作出一番註解：「這些士兵，有可能是受冤而死的受害者？」

「我是說，就民間信仰的觀點……」

學者話還沒說完，汪立委已經插話：「所以說，這些士兵一定是國府派來的。」

「什麼？」針對立委的反應，主持人一時轉不過來，再三確認有沒有聽錯。

汪立委作了一個聳肩的姿勢：「既然大家剛剛都這樣認爲，我也就只好認了。是的，這些士兵可能就是接收的國府兵。怎麼不是呢？他們也是受難者啊，那邊沒了家，到這邊，又碰到激烈的族群對立，身死於島嶼上。你看，他們不是加害者，而是徹頭徹尾的受害者！這樣爲島嶼爲土地犧牲的形象，怎不令人感悲呢？」

「你、你、你」本土社團大老聽傻了，愣了一會兒才接話：「你還有膽說，剛剛最不想這些鬼是國府士兵的，不就是你……」

「所以現在我願意爲大家擔下這個十字架了！你看看，這些國府士兵何嘗不是十字架上的犧牲品！」汪立委用充滿感情的語氣說道。

「好，既然這樣，那我也會說，這些鬼，搞不好是政治肅清的時候，葫蘆墩鄉民結合起來的農民組合，要對抗這些接收的國府士兵用的……，他們才是受害者！」本土社

團大老立刻提出新看法。

「怎麼又有新的可能身分選擇啊？」

「所以這個鬼，」主持人一時搞不清楚焦點所在，抬頭望了望大螢幕上兀自聳立的大宅，吞了一口口水問：「究竟是誰？」

◎ 葫蘆墩大宅。爸爸的黃色笑話。

分手的時候，該說些什麼得體的話？

答案：我們兩個在一起，不可能有幸福。

求婚的時候，該說些什麼得體的話？

答案：我們兩個在一起，才会有幸福。

婚姻生活中，有什麼是不得體卻還是要說的話？

答案：我們兩個在一起，雖然不見得幸福。但至少，要舒服……

不好笑。

欸，但你知道的。活到我們這個歲數，什麼都不行，只有嘴巴行。哪裡都不大，只有聲音大。怎樣都不久，只有聊天久和愛喝酒。

……

還是不好笑是吧。

……

…

好，我知道了。那這樣吧，我跟你講一個秘密，你不要跟別人說喔。雖然我知道這樣說，意思等於就是要你跟大家說的意思。

其實這是另一則笑話的引子。

你知道小冰吧。我兒子，搞不好你聽說過。

沒有啊？嗯，那你總知道，葫蘆墩老屋鬧鬼的事情吧。偷偷告訴你，我懷疑，那是我兒子傳出去的！

不過這件事，至少有一半，應該怪我。

這故事的主角應該是我。我家小孩很小的時候，跟我們夫妻同睡一間房，我們兩夫妻一張床。旁邊再擺一張小床給他們睡。你也知道，我那時還正壯年，勇的咧，動不動就「三點半」、「九點半」，呈九十度角點頭鞠躬，哪像現在，「六點半」囉！垂頭喪氣和大腿同一平行線，不行囉。啊，不對，你不應該知道，不然人家會誤會我們……

總之，年輕夫妻，夜裡哪管那麼多，縱使孩子睡在旁邊。晚上熄燈後，確定孩子都睡了，只有很偶爾，我們會……嗯，這你總知道吧。

什麼？罵我「不速鬼」？好啦！這我也認了。這故事的後續就是，有一天早上，孩子忽然問我，爸爸，昨天晚上，我聽到房間裡頭有奇怪的聲音耶！

我一聽大驚，還想裝傻，「什麼聲音啊？我怎沒有聽到？」

孩子就掐著喉嚨，做了段即興演出，模仿我和妻那晚的「即性」演出。唉，那個當下，我真是羞死了。想說這下怎麼辦，夫妻倆一時貪歡快，可害了孩子的心智健全發展…

那時候我抬頭看看牆壁上時鐘，也不知道怎樣，臨危生智，就說：「你聽到的，是時鐘在作體操喔。時鐘是有靈的喔，你看，他變成三了，就是在舉手練左手臂，變成九了，就在練右手……」

你問結果，結果就是他相信了。真以為時間是鬼神之類，而時鐘有靈。但這下子我和妻立刻就幫他們兄弟倆清出一個空房間。

不知道這是不是給了我什麼靈感，以後每次我和妻那個，心裡總會想起這座鐘面，妻甚至會開玩笑的喊，「三點半、三點半。給我久點、久點……」，聽起來兩人簡直就是在「搞時間」一樣。

還是不好笑喔。

好吧，事情還有後著，日子一久，我才發覺，自己好像被制約了。如果老婆沒有喊，我卻怎樣也硬不起來了。乃至到了後來，我覺得天下最色情的，就是 117 報時台，似乎光打電話過去，聽那頭機器女聲好造作一個字一個字中間頓一下那樣報時，就可以高潮不斷，源源不絕而來……

怎麼聽到別人不幸，你反而笑了……

那說個更好笑的給你聽。這可不是事情的最後喔。結果的結果是，很久以後，妻宣布要離開我，仲裁庭上法官問起原因，她只簡單列出一條：「每個月電話費過高，向中華電信查證，都撥給了報時台……」

哈哈哈哈哈。

怎麼反而只有我笑？

開玩笑的啦！別當真啊，是我瞎掰亂蓋的啦……

說穿了，整樁婚姻，就是個玩笑罷了。

你問我很恨她嗎？也許吧！一開始我還騙孩子說，「媽媽去天堂了。」其實我都知道，她偶爾還會回到這裡，從老房子那頭，偷偷看著她的孩子……

有點恐怖是不是。欸，我本來是要說笑話的，怎麼不小心，就變成恐怖故事了呢！

那我再貢獻一個。也是自己鬧出來的笑話。那時候因為妻離開，孩子們又搬回來和我睡一段時間。我想是我說的「媽媽去天堂」之類的話嚇到他們了。怪的是，她不在以後，我卻反而常夢到她。夢裡頭她好年輕，我都這麼老了，也不需要喊口號還是報時，一切好像都回來了，無論身體還是精神的，簡直像回到青春期。晨間猛然驚醒，低頭一看褲子濕黏黏的。但都已經是有兩個孩子的爸了……

這不是小報雜誌那種色情鬼故事啦，你怎反而笑了！故事還沒完啊。

結果有一晚，夢裡她再度出現，那一次真是無比的激烈，我想，哇，這根本像西班牙比賽騎牛背，晃得這麼厲害，好像隨時會被拋出去。結果一睜開眼，嘿，怎麼著，是我兒子正用力晃著我。我撐著頭好暈好暈想要坐起，耳朵旁隆隆有什麼正響，好半天才弄清，是時鐘報時的聲音。一下，又一下，原來孩子把他們房間裡頭的咕咕鐘也抱下來了，每到整點，鐘面會自動跑出一些雞毛黃甚麼怪鳥之類報時。

孩子搞不懂發生什麼事情，用一種怪怪的眼神看著我：「爸，這次不是時鐘，是你作起體操來了！」我低頭一看，才發覺，自己衣衫不整，一雙手放在胸前亂搞搞摸著，還是讓時間制約，光聽到報時鐘響，我就像聽口號一樣，自顧自弄起來了。

「搞什麼鬼！」我那時一定這樣罵了。

後來傳出去了就是這樣，一定是那些小鬼頭說的，都說我被老屋來的鬼搞了。更香豔一點的，說是「到天堂的母親」夜裡回來找我，「搞什麼鬼？」，就是「搞鬼」囉。

又不好笑啊！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我說的是我這一生，也不知道是這麼漫長的時間裡都在搞些什麼，還是終究讓時間給搞了……

◎Taiwan 新聞台 22:00 全民論壇(LIVE)

節目上，來賓隔空持續駁火。最後還是主持人看著表，作出了一個結論：「雖然我們有開放當事人澄清專線，但總不可能請葫蘆墩大宅裡的鬼魂們 call in 進來澄清自己的身分吧。不過，我忽然有了一個想法，可以解決這一切。」

「就是公投啊。」主持人大聲說道

眾人愣愣的目光中，主持人繼續說：「雖然我們不能決定這些鬼魂的過去，但我們可以為這些鬼魂安排他們的未來！在地的事情在地人自己解決。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開放給居住葫蘆墩的觀眾公投，請觀眾根據螢幕上電話，播通後按下數字鍵，選(1)代表希望這些鬼魂們是日本兵，(2)是國府士兵，(3)是鄉民組合，公民自決，來幫他們正名，替她們安排一個美好的將來。」

「這個建議嘛，」汪立委立時鼓掌說道：「這個建議很好！全民可以來選總統，全民為什麼不能來選鬼？幫鬼決定是什麼身分呢？沒關係，我們故委員長當年說得好，如今我也仿效他發表『告全體軍民鬼同胞書』，不管你過去的身分是什麼，我們黨都大大方方接受你們，日本兵也無所謂，農民組合也好，我們熱切歡迎這些好弟兄入黨，不但如此，我們將把該地規劃為紀念館，配合內陸來島觀光解禁政策，開發新商機……」

「這根本形同賄賂嗎！」本土社團大老正氣凜然指責立委：「你們不是黑道，就是黑金，盡搞些黑的！現在還想搞『黑鬼』吧！我們就不一樣了！如果大家投票支持將這些鬼正名為『本土農民組合』，我們將為在地民眾爭取國家賠償，並興建紀念館，之後如果適逢選舉需要徵招受難者遺族，葫蘆墩民眾都有優先權先成為候選人……」

此時主持人舉起手，要大家稍緩：「我剛剛接到一通來自日本的跨國電話，乃是日本官房廳打來，說願意提供優惠條件，給在地居民，只要他們同意……」

◎ 葫蘆墩大宅。爺爺的遺言。

我跟你講一個秘密，你不要跟別人說喔。對一個也許沒有明天的老先生而言，這樣的話意味著，就算你跟別人說，我也不會知道。

這個秘密就是，我也許要死了。

好吧！我想這不算秘密，因為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真正的秘密是，你知道小冰吧。欸，那是我的乖孫。而秘密與他有關，那就是，關於葫蘆墩大宅有鬼的事情，其實是……

喔，你已經知道了啊，是由小冰傳出去的。

其實事情不是這樣的。但事情終究會這樣。結果便是如此。我將死去。一如那棟葫蘆墩老屋。一切都是對應，是一種鑲嵌，那邊凸，這邊凹，那裡沒有的，這裡發生……

那裡老了，這裡也是。

我將要死了。那裡更早以前已經發生。

事實上，無論是哪一棟房子，到了最後，我們將再也分不出，哪一棟是哪一棟的翻版，因為他們的終局是相同的，房間一間接著一間封閉，木門永遠關起，能夠進出的動線越來越少，院落裡的荒草蔓生，光線裡徒餘煙塵繚繞，人們一個接一個離去。

最後也許剩下客廳的大鐘。

它孤獨的又向前挪一格。

我本來以為我將是剩下的那個人。

但我也將離開。

只有乖孫始終陪在我身邊。大人們都離開了，那孩子還像只活著的咕咕鐘，每逢整點來到，三個整點一次，便從房子的某個房間中步出，餵我吃藥，陪我說一會兒話，直至我復睡去。

夢寐之中，有時我不免猜想，是不是他母親離開的時候，也帶走他某個部分，將他遺留在這個時間流刑之屋，無有風霜侵擾。於是在時間風暴劇烈的旋轉中，只有他一個人像是永遠停格似，始終保持著某種純淨的質地，拒絕任何腐敗與衰頹。

每一次鐘響，他讓鐘聲推著出來報到，我便殷切切拉著他的手說乖孫欸，爺爺好高興，卻又好擔心。高興是因為能看到你喔乖孫，擔心的，不只是因為藥苦，還有吃完了藥以後，就頭昏昏想睡，像死了一樣。人家都說睡眠是一次小死亡，但是太多的昏睡呢？如果大部分的時間其實是由無數的死亡拼湊而成，那我究竟是活在死裡頭，還是死在活中間？

更多的時候，我會坐在輪椅上，讓他推著，嬰兒車漫步似在家裡轉悠。足不出戶，後來便連日常時間的流逝概念都遺忘了。大宅裡窗簾拉攏，幾盞日光燈昏昏亮著，無明暗，無日夜，初始還會望著不同房間裡的時鐘盤算，但很快便會發覺，那些也不過只是數字而已。

有時也會撒嬌似的抱怨，我不想吃藥啦。藥好苦，讓人總是睡。那時他總柔聲慰我，哄小孩似，用還沒變聲的果糖般濃稠聲調要我乖乖吃下去，人才會好。彷彿在這棟屋子裡，換我變成孩子，而他則成爲大人了。

幾次以後，也不知道是抱怨生效了，還是藥品已經徹底破壞身體的感知，我但覺得，每一次吃藥的間隔似乎越來越長。身體裡的痛又那麼確確實實回來了，清醒便意味著受苦。

我試探性的說，「以前覺得經常吃藥，現在不知道是不是習慣了，忽然覺得藥吃得少了，等藥的時間變得好長。」

乖孫擔憂的說：「糟糕！這樣是不是不好？」

我搖搖頭說，怎麼會呢！有乖孫你陪就好了。

只見他開心的笑了，一雙手搭在我身後推著我，帶我滑向下一個房間。

時間往前挪動了一格。

我也笑了。下一個房間裡，我說起葫蘆墩老屋的歷史，「關於大宅深戶裡那些如青苔暗生的陰暗面……」

我且眷戀的凝視著牆上的時鐘。秒針正往前飛快奔馳，一格又一格，三之後是四，沒有間斷的向前。我的生命也正沙沙流逝。

這時乖孫說先去準備一下，然後才回到這推著我前往下一個房間。

下一個房間，我凝視著上頭鐘面，時間又往前挪動了一格。

但那是什麼回事呢？我忽然意識到，在上一個房間裡，無論是在我嘴邊流逝的，或是在鐘面上行進的，時間都已經大把大把的，無可挽回的過去了。但為何換了個房間，時間只是挪動了一格？

我心底如初春融雪將明，只是不作聲，暗示我想到下一個房間去了。乖孫點了點頭，同樣外出打點一番，然後推我前去。

時間往前挪動一格。

我往前一個房間。

不少，不多。

是的，那便是這棟房子裡，關於時間的秘密。(看！又一個秘密！)我想，一定是乖孫聽到我老抱怨吃藥，就想出這樣一個方法，他調整每個房間的時鐘，只要撥慢他，沒到吃藥的時間，我就不用了。

但這樣不吃藥，真的好嗎？

時間的幻術遊戲，騙得了我，騙不倒身體。

(時間就是鏡子。它照出來的便成真實，原原本本。我的身體將枯變萎。)

而我親愛的乖孫啊，用那麼多房間，用一整棟房子，奢侈的，玩起了彷彿無數個鏡子的，時間的幻術遊戲。

(預設情境：乖孫晃搖搖踱步過來，出勁搖著我的身體，問我「怎麼了？」，我會答，沒什麼呀，只是啊，乖孫欸，我啊，正在死去呢！)

但我什麼也沒說，只是溫柔的凝視著乖孫。乖孫蹦蹦跳跳在我身邊竄著，房間裡這裡摸那裡動，問我這個房間有沒有好一點，是不是不會那麼想睡可以多說一些故事。

但換個方式思考，致我於死的，不正是我的孫子嗎？我為這想法而悚然。如果被他的爸媽知道，他會怎麼想？自己的下一代刻意延緩餵藥時間，弄死了上一代，當人們發現我只是像一隻風乾的蟬殼似就這樣乾縮於輪椅上，這孩子長大了以後，會不會發覺，其實是自己，殺死了爺爺？

我出神的凝視著乖孫，此刻正如適才的預設情境般，乖孫晃搖搖踱步過來，出勁搖著我的身體，問我「怎麼了？」

我會答—

我將說—

好的，聽好了，這是葫蘆墩老屋為什麼傳出鬧鬼的原因。也正是我要說的，秘密的秘密，我的乖孫，其實，你爺爺我啊，早就已經死了喔！

是的，這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其實這是還沒發生的事情)，那也就代表，現在是鬼

的我，再也不會痛了，不用吃藥了。(因為如此，我將成為鬼)，但我為什麼會在這裡呢？是因為我好想你啊，(此後，你將視我的餘生為陰魂。)我可是連時間都把她喊停了，忍著死亡來探你啊。(活著的時間換算為死了。你必須視我的現在式為過去)你要好好記得，爺爺是如何的愛你，甚至為你預支了時間(我將記得，你是如何的愛我，甚至為我叫緩了時間，而我只能用我剩下來的一生，說一個小謊，讓你後半輩子，無須愧疚，永遠帶著我的愛過活)。

聽好了喔，不要怕，不要停下，繼續笑著，就當作是一場，只有我和你的，時間的幻術遊戲。

◎Taiwan 新聞台 22:25 全民論壇(LIVE)

「是！節目結束之前，投票的結果就要出來啦。」主持人提高了聲調宣佈：「究竟，葫蘆墩老屋裡的鬼，是什麼身分呢？」

「他的身分就是——」

「喔！等等！」主持人頓了一會，望向旁邊的大字報，似乎有什麼重要的訊息進來了。

「有新狀況，剛剛工作人員已經連絡上葫蘆墩老屋的持有人了。她現在避居國外，似乎是那個大家族的最後一代，她正在線上，我們將立刻與她對談，公布這個葫蘆墩老屋裡神祕的鬼魂，身分究竟是什麼？」

只見工作人員將一台電話搬到錄影現場中央，探照燈兜頭打下，後頭大螢幕上也單拍著這台電話。

「您好！全國的觀眾都在聽著，您可以說了！」主持人汗濕的手握緊麥克風，按下擴音鍵，緊張的聆聽著。

現場來賓亦是以虎狼似意圖吞吃什麼的眼神望向電話。

先是一陣寂靜，久久，電話那頭才傳來細細的，女子的聲音。

「那棟鬼屋嘛。」對方說道。

「欸！」主持人隨口應了一句。

「你是說有百年歷史的葫蘆墩老屋？」

「嗯！」隨著答案將要揭曉，主持人加重口氣催促回答。

「那棟葫蘆墩老屋，」女子帶著疑惑的口吻說：「不是早拆了嗎？」

主持人眉眼誇張的挑動著，只差沒像綜藝節目那般立時坐地摔倒。

「啊？你說老屋早拆了，那現在這棟是？」

「如果你說的是老屋，那之前早拆掉了。現在留在當地的，是前幾代仿造老屋格局蓋出來的……」

「欸？所以它沒有百年？」主持人不可置信的問。

「二三十年吧我想。」

「沒有日本兵？」

「沒有經歷接收或是政治肅清？」

女子聲音帶著疑惑：「那些是什麼啊？」

「可是，」主持人自己也迷糊了，他搔著頭依序望向每位來賓，又翻翻手頭上資料，焦躁的敲著筆，忽然像是想起什麼似，「對了，那個節目一開始說，是什麼本島籍的人士，對，化名小冰的，向他們求助，才會來到這的，這個，呃，這小冰是誰啊？」

「小冰，你有聽到嗎？如果你正在看這個節目，請你馬上 call in 進來，全國人民都在等你的答案！」主持人的臉佔滿了整個螢幕，他聲調逐漸拉高，呼喊著：「小冰」、「小冰」……

◎ 葫蘆墩大宅。我。

我像是聽見誰在呼喚一樣，打開了電視。

電視裡霧沙沙的，什麼都沒有。

我皺了皺眉頭，復又把電視關掉，確認房間裡每樣東西都放好後，還不忘將鐘面撥快一些，才前往下一個房間。

第一個房間裡，男孩正嘗試用鏡子引渡對窗的時間。

第二個房間裡，男人偷偷摸摸按下 117 播了報時台電話。

第三個房間裡，老人正在死去。又一次。

第四個房間……

裡頭都沒有我。

我是沒有家的人。

那我是誰？

(日本兵？國府兵？在地農民組合？)

也許，沒有國也是可以的。

有了國或家，我就會死了。會變成鬼。在那裡頭晃蕩。

活著，就不能有國家。

我已經是一無國無家之人了。

則這是一種幸福，還是一種悲傷？

我不知道，我必須思考。但已經沒有更好的選擇了嗎？我想著，把手移到電話旁，也許 call in 那通電話，有人可以回答我。

.....在哪裡待著，也沒有太大感覺。但到了晚上，夢裡面，好多人影想要說話，他們努力要開口，不知道是說自己的身世，還是別人的故事.....